

锦绣文丛·百年经典

啼笑因缘

张恨水——著



张恨水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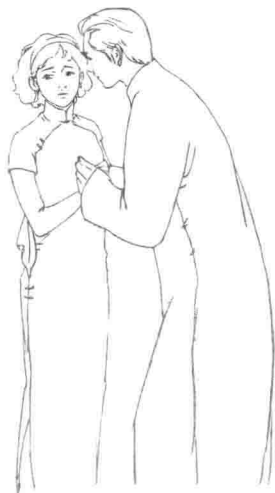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锦绣文丛·百年经典

啼笑因缘

张恨水——著



张恨水文集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啼笑因缘 / 张恨水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2

(锦绣文丛·百年经典·张恨水文集)

ISBN 978-7-201-08559-3

I . ①啼… II . ①张… III . ①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 ①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6031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3 印张 字数: 270 千字

定价: 25.80 元

| | | |
|------|------------------------|-----|
| 第一回 | 豪語感風塵傾囊買醉 哀音動弦索滿座悲秋 | 001 |
| 第二回 | 綺席晤青衫多情待舞 蓬門訪碧玉解語怜花 | 010 |
| 第三回 | 顛倒神思書中藏倩影 纏綿情話林外步朝曦 | 019 |
| 第四回 | 邂逅在窮途分金續命 相思成斷夢把卷凝眸 | 027 |
| 第五回 | 頰有殘脂風流嫌著迹 手加約指心事證无言 | 036 |
| 第六回 | 无意遇香巢傷心致疾 多情證佛果俯首談經 | 045 |
| 第七回 | 值得忘忧心頭天上曲 未免遺憾局外画中人 | 054 |
| 第八回 | 謝舞有深心請看繡履 行歌增別恨撥斷离弦 | 063 |
| 第九回 | 星野送歸車風前搔髮 歌場尋俗客霧里看花 | 072 |
| 第十回 | 狼子攀籠貪財翻妙舌 蘭閨藏鳳炫富蓄机心 | 081 |
| 第十一回 | 竹戰只攻心全局善敗 錢魔能作祟徹夜无眠 | 090 |
| 第十二回 | 比翼羨鴛鴦还珠却惠 舍身探虎穴鳴鼓怀威 | 100 |



第十三回

沽酒迎賓甘爲知己死 越牆窺影空替美人伶

109

第十四回

早課欲疏重來懷舊雨 晚游堪樂小聚比秋星

116

第十五回

柳岸感滄桑 翩鴻掉影 桐阴听夜雨 落木惊寒

127

第十六回

托迹權門姑爲蜂蝶使 尋盟舊地喜是布衣交

136

第十七回

裂券飛蚪絕交还大笑 揮鞭當壘忍痛且長歌

144

第十八回

惊疾成狂墜樓傷往事 因疑入幻避席謝新知

153

第十九回

慷慨弃寒家酒樓作別 模糊留血影山寺劬奸

162

第二十回

輾轉一封書紅絲誤系 奔波數行泪玉趾空勞

171

第二十一回

艳舞媚華筵名姝遁世 寒宵飛彈雨魔窟逃生

180

第二十二回

絕地有逢時形骸終隔 圓場念逝者啼笑皆非

190



第一回

豪语感风尘倾囊买醉
哀音动弦索满座悲秋

相传几百年下来的北京，而今改了北平，已失去那“首善之区”四个字的尊称。但是这里留下许多伟大的建筑，和很久的文化成绩，依然值得留恋。尤其是气候之佳，是别的都市花钱所买不到的。这里不像塞外那样苦寒，也不像江南那样苦热，三百六十日，除了少数日子刮风刮土而外，都是晴朗的天气。论到下雨，街道泥泞，房屋霉湿，日久不能出门一步，是南方人最苦恼的一件事。北平人遇到下雨，倒是一喜。这就因为一二十天遇不到一场雨，一雨之后，马上就晴，云净天空，尘土不扬，满城的空气，格外新鲜。北平人家，和南方人是反比例，屋子尽管小，院子必定大，“天井”二字，是不通用的。因为家家院子大，就到处有树木。你在雨霁之后，到西山去向下一看旧京，楼台宫阙，都半藏半隐，夹在绿树丛里，就觉得北方下雨是可欢迎的了。南方怕雨，又最怕的是黄梅天气。由旧历四月初以至五月中，几乎天天是雨。可是北平呢，依然是天晴，而且这边的温度低，那个时候，刚刚是海棠开后，杨柳浓时，正是黄金时代。不喜游历的人，此时也未免要看看三海，上上公园了。因为如此，别处的人，都等到四月里，北平各处的树木绿遍了，然后前来游览。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很会游历的青年，他由上海到北京游历来了。

这是北京未改北平的前三年，约莫是四月的下旬，他住在一个很精致的上房里。那屋子是朱漆漆的，一带走廊，四根红柱落地；走廊外，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凭空架上了一架紫藤花，那花像绒球一般，一串一串，在嫩黄的叶丛里下垂着。阶上沿走廊摆了许多盆夹竹桃，那花也开的是成团的拥在枝上。这位青年樊家树，靠住了一根红柱，眼看着架上的紫藤花，被风吹得摆动起来，把站在花上的蜜蜂，甩了开

去，又飞转来，很是有趣。他手上拿了一本打开而又卷起来的书，却背了手放在身后。院子里静沉沉的，只有蜜蜂翅膀震动的声音，嗡嗡直响。太阳穿过紫藤花架，满地起了花纹，风吹来，满地花纹移动，却有一种清香，沾人衣袂。家树觉得很适意，老是站了不动。

这时，过来一个听差，对他道：“表少爷，今天是礼拜，怎样你一个人在家里？”家树道：“北京的名胜，我都玩遍了。你家大爷、大奶奶昨下午就要我到西山去，我是前天去过的，不愿去，所以留下来了。刘福，你能不能带我到什么地方去玩？”刘福笑道：“我们大爷要去西山，是有规矩的，礼拜六下午去，礼拜一早上回来。这一次你不去，下次他还是邀你。这是外国人这样办的，不懂我们大爷也怎么学上了。其实，到了礼拜六礼拜日，戏园子里名角儿露了，电影院也换片子，正是好玩。”家树道：“我们在上海租界上住惯了那洋房子，觉得没有中国房子雅致。这样好的院子，你瞧，红窗户配着白纱窗，对着这满架的花，像图画一样，在家里看看书也不坏。”刘福道：“我知道表少爷是爱玩风景的。天桥有个水心亭，倒可以去去。”家树道：“天桥不是下等社会聚合的地方吗？”刘福道：“不，那里四围是水，中间有花有亭子，还有很漂亮的女孩子在那里清唱。”家树道：“我怎样从没听到说有这样一个地方？”刘福笑道：“我决不能冤你。那里也有花棚，也有树木，我就爱去。”家树听他说得这样好，便道：在家里也很无聊，你给我雇一辆车，我马上就。现在去，还来得及吗？”刘福道：“来得及。那里有茶馆，有饭馆，渴了饿了，都有地方休息。”说时，他走出大门，给樊家树雇了一辆人力车，就让他一人上天桥去。

樊家树平常出去游览，都是这里的主人翁表兄陶伯和相伴，到底有些拘束，今天自己能自由自在地去游玩一番，比较的痛快，也就不嫌寂寞，坐着车子直向天桥而去。到了那里，车子停住，四围乱哄哄地，全是些梆子胡琴及锣鼓之声。在自己面前，一路就是三四家木板支的街楼，楼面前挂了许多红纸牌，上面用金字或黑字标着，什么“狗肉缸”，“娃娃生”，又是什么“水仙花小牡丹合演《锯沙锅》”。给了车钱，走过去一看，门楼边牵牵连连，摆了许多摊子。就以自己面前而论，一个大片头独轮车，车板上堆了许多黑块，都有饭碗来大小，成千成百的苍蝇，只在那里乱飞。黑块中放了两把雪白的刀，车边站着一个人，拿了黑块，提刀在一块木板上一顿乱切，切了许多紫色的薄片，将一小张污烂旧报纸托着给人。大概是卖酱牛肉或熟驴肉的了。又一个摊子，是平地放了一口大铁锅，锅里有许多漆黑绵长一条条的东西，活像是剥了鳞的死蛇，盘满在锅里。一股又腥又臭的气味，在锅里直腾出来。原来那是北方人喜欢吃的煮羊肠子。家树皱了一皱眉头，转过身去一看，却是几条土巷，巷子两边，全是芦棚。前面两条巷，远远望见，芦棚里挂了许多红红绿绿的衣服，大概那是最出名的估衣街了。这边一个小巷，来来往往的人极多。巷口上，就是在灰地上摆了一堆的旧鞋子。也有几处是零货摊，满地是煤油灯，洋瓷盆，铜铁器。由此过去，南边是芦棚店，北方一条大宽沟，沟里一起黑泥浆，流

着蓝色的水，臭气熏人。家树一想：水心亭既然有花木之胜，当然不在这里。又回转身来，走上大街，去问一个警察。警察告诉他，由此往南，路西便是水心亭。

原来北京城是个四四方方的地方，街巷都是由北而南，由东而西，人家的住房，也是四方的四合院。所以到此的人，无论老少，都知道四方，谈起来不论上下左右，只论东西南北。当下家树听了警察的话，向前直走，将许多芦棚地摊走完，便是一起旷野之地。马路的西边有一道水沟，虽然不清，倒也不臭。在水沟那边，稀稀的有几棵丈来长的柳树。再由沟这边到沟那边，不能过去。南北两头，有两架平板木桥，桥头上有个小芦棚子，那里摆了一张小桌，两个警察守住。过去的人，都在桥这边掏四个铜子，买一张小红纸进去。这样子，就是买票了。家树到了此地，不能不去看看，也就掏了四个子买票过桥。到了桥那边，平地上挖了一些水坑，里面种了水芋之属，并没有花园。过了水坑，有五六处大芦棚，里面倒有不少的茶座。一个棚子里都有一台杂耍。所幸在座的人，还是些中上等的分子，不作气味。穿过这些芦棚，又过一道水沟，这里倒有一所浅塘，里面新出了些荷叶。荷塘那边有一起木屋，屋外斜生着四五棵绿树，树下有一个倭瓜架子，牵着一一些瓜豆蔓子。那木屋是用蓝漆漆的，垂着两副湘帘，顺了风，远远地就听到一阵管弦丝竹之声。心想，这地方多少还有点意思，且过去看看。

家树顺着一条路走去，那木屋向南敞开，对了先农坛一带红墙，一丛古柏，屋子里摆了几十副座头，正北有一座矮台，上面正有七八个花枝招展的大鼓娘，在那里坐着，依次唱大鼓书。家树本想坐下休息片刻，无奈所有的座位人都满了，于是折转身复走回来。所谓“水心亭”，不过如此。这种风景，似乎也不值得留恋。先是由东边进来的，这且由西边出去——一过去却见一排都是茶棚。穿过茶棚，人声喧嚷，远远一看，有唱大鼓书的，有卖解的，有摔跤的，有弄口技的，有说相声的。左一个布棚，外面围住一圈人；右一个木棚，围住一圈人。这倒是真正的下等社会俱乐部。北方一个土墩，围了一圈人，笑声最烈。家树走上前一看，只见一根竹竿子，挑了一块破蓝布，脏得像小孩子用的尿布一般。蓝布下一张小桌子，有三四个小孩子围着打锣鼓拉胡琴。蓝布一掀，出来一个四十多岁的黑汉子，穿一件半截灰布长衫，拦腰虚束了一根草绳，头上戴了一个烟卷纸盒子制的帽子，嘴上也挂了一挂黑胡须，其实不过四五十根马尾。他走到桌子边一瞪眼，看的人就叫好，他一伸手摘下胡子道：“我还没唱，怎么样就好得起来？胡琴赶来了，我来不及说话。”说着马上挂起胡子又唱起来。大家看见，自是一阵笑。

家树在这里站着看了好一会子，觉得有些乏，回头一看，有一家茶馆，倒还干净，就踏了进去，找个座位坐下。那柱子上贴了一张红纸条，上面大书一行字：“每位水钱一枚。”家树觉得很便宜，是有生以来所不曾经过的茶馆了。走过来一个伙计，送一把白瓷壶在桌上，问道：“先生带了叶子没有？”家树答：“没有。”伙计道：“给你沏钱四百一包的吧！香片？龙井？”这北京人喝茶叶，不是论分两，乃是论包的。一包茶叶，大概有一钱重。平常是论几个铜子一包，又简称几百一包。一百

就是一个铜板。茶不分名目，泡过的茶叶，加上茉莉花，名为“香片”。不曾泡过，不加花的，统名之为“龙井”。家树虽然是浙江人，来此多日，很知道这层缘故。当时答应了“龙井”两个字，因道：“你们水钱只要一个铜子，怎样倒花四个铜子买茶叶给人喝？”伙计笑道：“你是南边人，不明白。你自己带叶子来，我们只要一枚。你要是吃我们的茶叶，我们还只收一个子儿水钱，那就非卖老娘不可了。”家树听他这话，笑道：“要是客人都带叶子来，你们全只收一个子儿水钱，岂不要大赔钱？”伙计听了，将手向后院子里一指，笑道：“你瞧！我们这儿是不靠卖水的。”

家树向后院看去，那里有两个木架子，插着许多样武器，胡乱摆了一些石墩石锁，还有一副千斤担。院子里另外有重屋子，有一群人在那里品茗闲谈。屋子门上，写了一副横额贴在那里，乃是“以武会友”。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走了出来，取架子上的武器，在院子里练练。家树知道了，这是一般武术家的俱乐部。家树在学校里，本有一个武术教员教练武术，向来对此感到有些趣味，现在遇到这样的俱乐部，有不少的武术可以参观，很是欢喜，索性将座位挪了一挪，靠近后院的扶栏。先是看见有几个壮年人在院子里，练了一会儿刀棍，最后走出来一个五十上下的老者，身上穿了一件紫花布汗衫，横腰系了一根大板带，板带上挂了烟荷包小褙裤，下面是青布裤，裹腿布系靠了膝盖，远远地就一摸胳膊，精神抖擞。走近来，见他长长的脸，一个高鼻子，嘴上只微微留几根须。他一走到院子里，将袖子一阵卷，先站稳了脚步，一手提着一只石锁，颠了几颠，然后向空中一举，举起来之后，望下一落，一落之后，又望上一举。看那石锁，大概有七八十斤一只，两只就一百几十斤。这向上一举，还不怎样出破，只见他双手向下一落，右手又向上一举，那石锁飞了出去，直冲过屋脊。家树看见，先自一惊，不料那石锁刚过屋脊，照着那老人的头顶，直落下来，老人脚步动也不曾一动，只把头微微向左一起，那石锁齐齐稳稳落在他右肩上。同时，他把左手的石锁抛出，也把左肩来承住。家树看了，不由暗地称破。看那老人，倒行若无事，轻轻地将两只石锁向地下一扔。在场的一班少年，于是吆喝了一阵，还有两个叫好的。老人见人家称赞他，只是微微一笑。

这时，有一个壮年汉子，坐在那千斤担的木杠上笑道：“大叔，今天你很高兴，玩一玩大家伙吧。”老人道：“你先玩着给我瞧瞧。”那汉子果然一转身双手拿了木杠，将千斤担拿起，慢慢提起，平齐了双肩，咬着牙，脸就红了。他赶紧弯腰，将担子放下，笑道：“今天乏了，更是不成。”老人道：“瞧我的吧。”走上前，先平了手，将担子提着平了腹，顿了一顿，反着手向上一举，平了下颏，又顿了一顿，两手伸直，高举过顶。这担子两头是两个大石盘，仿佛像两片石磨，木杠有茶杯来粗细，插在石盘的中心。一个石磨，至少也有二百斤重，加上安在木杠的两头，更是吃力。这一举起来，总有五六百斤气力，才可以对付。家树不由自主地拍着桌子叫了一声“好！”

那老人听到这边的叫好声，放下千斤担，看看家树，见他穿了一件蓝湖绉夹袍，

在大襟上挂了一个自来水笔的笔插。白净的面孔，架了一副玳瑁边圆框眼镜，头上的头发虽然分齐，却又卷起有些蓬乱，这分明是个贵族式的大学生，何以会到此地来？不免又看家树两眼。家树以为人家是要招呼他，就站起来笑脸相迎。那老人笑道：“先生，你也爱这个吗？”家树笑道：“爱是爱，可没有这种力气。这个千斤担，亏你举得起。贵庚过了五十吗？”那老人微笑道：“五十几？望来生了！”家树道：“这样说过六十了。六十岁的人，有这样大力气，真是少见！贵姓是……”那人说是姓关。家树便斟了一杯茶，和他坐下来谈话，才知道他名关寿峰，是山东人，在京以作外科大夫为生。便问家树姓名，怎样会到这种茶馆里来？家树告诉了他姓名，又道：“家住在杭州。因为要到北京来考大学，现在补习功课。住在东四三条胡同表兄家里。”寿峰道：“樊先生，这很巧，我们还是街坊啦！我也住在那胡同里，你是多少号门牌？”家树道：“我表兄姓陶。”寿峰道：是那红门陶宅吗？那是大宅门啦，听说他们老爷太太都在外洋。”家树道：“是，那是我舅舅。他是一个总领事，带我舅母去了。我的表兄陶伯和，现在也在外交部有差事。不过家里还可过，也不算什么大宅门。你府上在哪里？”寿峰哈哈大笑道：“我们这种人家，哪里去谈‘府上’啦？我住的地方，就是个大杂院。你是南方人，大概不明白什么叫大杂院。这就是说一家院子里，住上十几家人家，做什么的都有。你想，这样的地方，哪里安得上‘府上’两个字？”家树道，“那也不要紧，人品高低，并不分在住的房子上。我也很喜欢谈武术的，既然同住在一个胡同，过一天一定过去奉看大叔。”

寿峰听他这样称呼，站了起来，伸着手将头发一顿乱搔，然后抱着拳连拱几下，说道：“我的先生，你是怎样称呼啊？我真不敢当。你要是不嫌弃，哪一天我就去拜访你去。”又道：说到练把式，你要爱听，那有的是……”说时，一拍肚腰带道：“可千万别这样称呼。”家树道：“你老人家不过少几个钱，不能穿好的，吃好的，办不起大事，难道为了穷，把年岁都丢了不成？我今年只二十岁。你老人家有六十多岁，大我四十岁，跟着你老人家同行叫一句大叔，那不算客气。”寿峰将桌子一拍，回头对在座喝茶的人道：“这位先生爽快，我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少爷们。”家树也觉着这老头子很爽直，又和他谈了一阵，因已日落西山，就给了茶钱回家。

到了陶家，那个听差刘福进来伺候茶水，便问道：“表少爷，水心亭好不好？”家树道：“水心亭倒也罢了，不过我在小茶馆里认识了一个练武的老人家谈得很好。我想和他学点本事，也许他明后天要来见我。”刘福道：“唉！表少爷，你初到此地来，不懂这里的情形。天桥这地方，九流三教，什么样子的人都有，怎样和他们谈起交情来了？”家树道：“那要什么紧！天桥那地方，我看虽是下等社会人多，不能说那里就没有好人，这老头子人极爽快，说话很懂情理。”刘福微笑道：“走江湖的人，有个不会说话的吗？”家树道：“你没有看见那人，你哪里知道那人的好坏？我知道，你们一定要看见坐汽车带马弁的，那才是好人。”刘福不敢多事辩驳，只得笑着去了。



到了次日上午，这里的主人陶伯和夫妇，已经由西山回来。陶伯和在上房休息了一会，赶着上衙门。陶太太又因为上午有个约会，出门去了。家树一个人在家里，也觉得很是无聊，心想既然约会了那个老头子要去看看他，不如就趁今天无事，了却这一句话，管他是好是坏，总不可失信于他，免得他说我瞧不起人。昨天关寿峰也曾说到，他家就住在这胡同东口，一个破门楼子里，门口有两棵槐树，是很容易找的。于是随身带了些零碎钱，出门而去。

走到胡同东口，果然有这样一个所在。他知道北京的规矩，无论人家大门是否开着，先要敲门才能进去的。因为门上并没有什么铁环之类，只啪啪的将门敲了两下。这时出来一个姑娘，约莫有十八九岁，挽了辫子在后面梳着一字横髻，前面只有一些很短的刘海，一张圆圆的脸儿，穿了一身的青布衣服，衬着手脸倒还白净，头发上拖了一根红线，手上拿了一块白十字布，走将出来。她见家树穿得这样华丽，便问道：“你找谁？这里是大杂院，不是住宅。”家树道：“我知道是大杂院。我是来找一个姓关的，不知道在家没有？”那姑娘对家树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笑道：“我就姓关，你先生姓樊吗？”家树道：“对极了。那关大叔……”姑娘连忙接住道：“是我父亲。他昨天晚上回来就提起了。现在家里，请进来坐。”说着便在前面引导，引到一所南屋子门口就叫道：“爸爸快来，那位樊先生来了。”寿峰一推门出来了，连连拱手道：哎哟！这还了得，实在没有地方可坐。”家树笑道：“不要紧的，我昨天已经说了，大家不要拘形迹。”关寿峰听了，便只好将客向里引。

家树一看屋子里面，正中供了一幅画的关羽神像，一张旧神桌，摆了一副洋铁五供，壁上随挂弓箭刀棍，还有两张獾子皮。下边一路壁上，挂了许多一束一束的干药草，还有两个干葫芦。靠西又一张四方旧木桌，摆了许多碗罐，下面紧靠放了一个泥炉子。靠东边陈设了一张铺位，被褥虽是布的，却还洁净。东边一间房，挂了一个红布门帘子，那红色也半成灰色了。这样子，父女二人，就是这两间屋了。寿峰让家树坐在铺上，姑娘就进屋去捧了一把茶壶出来。笑道：真是不巧，炉子灭了，到对过小茶馆里找水去。”家树道：“不必费事了。”寿峰笑道：“贵人下降贱地，难道茶都不肯喝一口？”家树道：“不是那样说，我们交朋友，并不在乎吃喝，只要彼此相处得来，喝茶不喝茶，那是没有关系的。不客气一句话，要找吃找喝，我不会到这大杂院里来了。没有水，就不必张罗了。”寿峰道：“也好，就不必张罗了。”

这样一来，那姑娘捧了一把茶壶，倒弄得进退两难。她究竟觉得人家来了，一杯茶水都没有，太不成话，还是到小茶馆里沏了一壶水来了。找了一阵子，找出一只茶杯，一只小饭碗，斟了茶放在桌上。然后轻轻地对家树道：“请喝茶！”自进那西边屋里去了。寿峰笑道：“这茶可不必喝了。我们这里，不但没有自来水，连甜井水都没有的。这是苦井的水，可带些咸味。”姑娘就在屋子里答道：“不，这是在胡同口上茶馆里起来的，是自来水呢。”寿峰笑道：“是自来水也不成。我们这茶叶太坏呢！”

当他们说话的时候，家树已经捧起茶杯喝了一口，笑道：人要到哪里说哪里话，遇到喝咸水的时候，自然要喝咸水。在喝甜水的时候，练习练习咸水也好。像关大叔是没有遇到机会罢了，若是早生五十年，这样大的本领，不要说做官，就是到镖局里走镖，也可顾全衣食。像我们后生，一点能力没有，靠着祖上留下几个钱，就是穿好的，吃好的，也没有大叔靠了本事，喝一碗咸水的心安。”说到这里，只听见扑通一下响，寿峰伸开大手掌，只在桌上一拍，把桌上的茶碗都溅倒了。昂头一笑道：“痛快死我了。我的小兄弟！我没遇到人说我说得这样中肯的。秀姑！你把我那钱口袋拿来，我要请这位樊先生去喝两盅，攀这么一个好朋友。”姑娘在屋子里答应了一声，便拿出一个蓝布小口袋来，笑道：“你可别请人家樊先生上那山东二荤铺，我这里今天接来做活的一块钱，你也带了去。”寿峰笑道：“樊先生你听，连我闺女都愿意请你，你千万别客气。”家树笑道：“好，我就叨扰了。”

当下关寿峰将钱口袋向身上一揣，就引家树出门而去。走到胡同口，有一家小店，是很窄小的门面，进门是煤灶，煤灶上放了一口大锅，热气腾腾，一望里面，像一条黑巷。寿峰向里一指道：“这是山东人开的二荤铺，只卖一点面条馒头的，我闺女怕我请你上这儿哩。”家树点了头笑笑。

上了大街，寿峰找了一家四川小饭馆，二人一同进去。落座之后，寿峰先道：“先来一斤花雕。”又对家树道：“南方菜我不懂，请你要。多了吃不下，也不必，可是少了不够吃。为客气，心里不痛快，也没意思。”家树因这人平常是豪爽的，果然就照他的话办。一会酒菜上来，各人面前放着一只小酒杯，寿峰道：“樊先生，你会喝不会喝？会喝，敬你三大杯。不会喝敬你一杯。可是要说实话。”家树道：“三大杯可以奉陪。”寿峰道：“好，大家尽量喝。我要客气，是个老混账。”家树笑着，陪他先喝了三大杯。

老头子喝了几杯酒，一高兴，就无话不谈。他自道年壮的时候，在口外当了十几年的胡匪，因为被官兵追剿，妇人和两个儿子都杀死了。自己只带得这个女儿秀姑，逃到北京来，洗手不干，专做好人。自己当年做强盗，未曾杀过一个人，还落个家败人亡。杀人的事，更是不能干，所以在北京改做外科医生，做救人的事，以补自己的过。秀姑是两岁到北京来的，现在有二十一岁。自己做好人也二十年了。好在他们喝酒的时候，不是上座之际，楼上无人，让寿峰谈了一个痛快。话谈完了，他那一张脸成了家里供的关神像了。

家树道：“关大叔，你不是说喝醉为止吗？我快醉了，你怎么样？”寿峰突然站起来，身子晃了两晃，两手按住桌子笑道：“三斤了，该醉了。喝酒本来只应够量就好，若是喝了酒又去乱吐，那是作孽了，什么意思。得！我们回去，有钱下次再喝。”当时伙计一算账，寿峰掏出口袋里钱，还多京钱十吊（注：铜圆一百枚），都倒在桌上，算了伙计的小费了。家树陪他下了楼，在街上要给他雇车。寿峰将胳膊一扬，笑道：“小兄弟！你以为我醉了？笑话！”昂着头自去了。

从这天起，家树和他常有往来，又请他喝过几回酒，并且买了些布匹送秀姑做

衣服。只是一层，家树常去看寿峰，寿峰并不来看他。其中三天的光景，家树和他不曾见面，再去看他时，父女两个已经搬走了。问那院子里的邻居，他们都说：“不知道。他姑娘说是要回山东去。”家树本以为这老人是风尘中不可多得的人物，现在忽然隐去，尤其是可怪，心里倒恋恋不舍。

有一天，天气很好，又没有风沙，家树就到天桥那家老茶馆里去探关寿峰的踪迹。据茶馆里说，有一天到这里坐了一会，只是唉声叹气，以后就不见他来了。家树听说，心里更是奇怪，慢慢地走出茶馆，顺着这小茶馆门口的杂耍场走去。由这里向南走便是先农坛的外坛。四月里天气，坛里的芦苇，长有一尺来高。一起青郁之色，直抵那远处城墙。青芦里面，画出几条黄色大界线，那正是由外坛而去的。坛内两条大路，路的那边，横三右四的有些古柏。古柏中间，直立着一座伸入半空的钟塔。在那钟塔下面，有一起敞地，零零碎碎，有些人作了几堆，在那里团聚。家树一见，就慢慢地也走了过去。

走到那里看时，也是些杂耍。南边钟塔的台基上，坐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抱着一把三弦子在那里弹。看他是黄黝黝的小面孔，又长满了一腮短桩胡子，加上浓眉毛深眼眶，那样子是脏得厉害，身上穿的黑布夹袍，反而显出一条一条的焦黄之色。因为如此，他尽管抱着三弦弹，却没有一个人过去听的。家树见他很着急的样子，那只按弦的左手，上起下落，忙个不了，调子倒是很入耳。心想弹得这样好，没有人理会，实在替他叫屈。不免走上前去，看他如何。那人弹了一会，不见有人向前，就把三弦放下，叹了一口气道：“这个年头儿……”话还没有往下讲，家树过意不去，在身上掏一把铜子给他，笑道：“我给你开开张吧。”那人接了钱，放出苦笑来，对家树道：“先生！你真是好人。不瞒你说，天天不是这样，我有个侄女儿今天还没来……”说到这里，他将右掌平伸，比着眉毛，向远处一看道：“来了，来了！先生你别走，你听她唱一段儿，准不会错。”

说话时，来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面孔略尖，却是白里泛出红来，显得清秀，梳着覆发，长齐眉边，由稀稀的发网里，露出白皮肤来。身上穿的旧蓝竹布长衫，倒也干净齐整。手上提着面小鼓，和一个竹条鼓架子。她走近前对那人道：“二叔，开张了没有？”那人将嘴向家树一努道：“不是这位先生给我两吊钱，就算一个子儿也没有捞着。”那姑娘对家树微笑着点了点头，她一面支起鼓架子，把鼓放在上面，一面却不住地向家树浑身上下打量。看她面上，不免有惊奇之色。以为这种地方，何以有这种人前来光顾。那个弹三弦子的，在身边的一个蓝布袋里抽出两根鼓棍，一副拍板，交给那姑娘。姑娘接了鼓棍，还未曾打鼓一下，早就有七八个人围将上来观看。家树要看这姑娘，究竟唱得怎样？也就站着没有动。

一会儿工夫，那姑娘打起鼓板来。那个弹三弦子的先将三弦子弹了一个过门，然后站了起来笑道：“我这位姑娘，是初学的几套书，唱得不好，大家包涵一点。我们这是凑合劲儿，诸位就请在草地上台阶上坐坐吧。现在先让她唱一段《黛玉悲秋》。这是《红楼梦》上的故事，不敢说好，姑娘唱着，倒是对劲。”说毕，他又

坐在石阶上弹起三弦子来。这姑娘重复打起鼓板，她那一双眼睛，不知不觉之间，就在家树身上溜了几回。刚才家树一见她，先就猜她是个聪明女郎。虽然十分寒素，自有一种清媚态度，可以引动看的人。现在她不住地用目光溜过来，似乎她也知道自己怜惜她的意思，就更不愿走。四周有一二十个听书的，果然分在草地和台阶上坐下。家树究竟不好意思坐，看见身边有一棵歪倒树干的古柏，就踏了一只脚在上面，手撑着脑袋，看了那姑娘唱。

当下这个弹三弦子的便伴着姑娘唱起来，因为先得了家树两吊钱，这时更是努力。那三弦子一个字一个字，弹得十分凄楚。那姑娘垂下了她的目光，慢慢地向下唱。其中有两句是清清冷冷的潇湘院，一阵阵的西风吹动了绿纱窗。孤孤单单的林姑娘，她在窗下暗心想，有谁知道女儿家这时候的心肠？”她唱到末了一句，拖了很长的尾音，目光却在那深深的睫毛里又向家树一转。家树先还不曾料到这姑娘对自己有什么意思，现在由她这一句唱上看来，好像对自己说话一般，不由得心里一动。

这种大鼓词，本来是通俗的，那姑娘唱得既然婉转，加上那三弦子，音调又弹得凄楚，四围听的人，都低了头，一声不响的向下听去。唱完之后，有几个人却站起来扑着身上的土，搭讪着走开去，那弹三弦子的，连忙放下乐器，在台阶上拿了一个小柳条盘子分向大家要钱。有给一个大子的，有给二个子的，收完之后，也不过十多个子儿。他因为家树站得远一点，刚才又给了两吊钱，原不好意思过来再要，现在将柳条盘子一摇，觉得钱太少，又遥遥对着他一笑，跟着也就走上前来。家树知道他是来要钱的，于是伸手就在身上去一掏。不料身上的零钱，都已花光，只有几块整的洋钱，人家既然来要钱，不给又不好意思，就毫不踌躇的拿了一块现洋，向柳条盘子里一抛，银圆落在铜板上，“当”地打了一响。那弹三弦子的，见家树这样慷慨，喜出望外，忘其所以地把柳条盘交到左手，蹲了一蹲，垂着右手，就和家树请了一个安。

这时，那个姑娘也露出十分诧异的样子，手扶了鼓架，目不转睛地只向家树望着。家树出这一块钱，原不是示惠，现在姑娘这样看自己，一定是误会了，倒不好意思再看。那弹三弦子的，把一起络腮胡子几乎要笑得竖起来，只管向家树道谢。他拿了钱去，姑娘却迎上一步，侧眼珠看了家树，低低的和弹三弦子的说了几句。他连点了几下头，却问家树道：“你贵姓？”家树道：“我姓樊。”家树答这话时，看那姑娘已背转身去收那鼓板，似乎不好意思，而且听书的人还未散开，自己丢了一块钱，已经够人注意的了，再加以和他们谈话，更不好。说完这句话，就走开了。

由这钟塔到外坛大门，大概有一里之遥，家树就缓缓地踱着走去。快要到外坛门的时候，忽然有人在后叫道：“樊先生！”家树回头看，却是一个大胖子中年妇人追上前来，抬起一只胳膊，遥遥地只管在日影里招手。家树并不认识她，不知道她何以知道自己姓樊？心里好生奇怪，就停住了脚，看她说些什么。要知道她是谁，下回交代。



第二回

绮席晤青衫多情待舞
蓬门访碧玉解语怜花

却说家树走到外坛门口，忽然有个妇人叫他，等那妇人走近前来时，却不认识她。那妇人见家树停住了脚步，就料定他是樊先生不会错了。走到身边，对家树笑道：“樊先生，刚才唱大鼓的那个姑娘，就是我的闺女。我谢谢你。”家树看那妇人，约莫有四十多岁年纪，见人一笑，脸上略现一点皱纹。家树道：“哦！你是那姑娘的母亲，找我还有什么话说吗？”妇人道：“难得有你先生这样好的人。我想打听打听先生在哪一个衙门里？”家树低了头，将手在身上一拂，然后对那妇人笑道：“我这浑身上下，有哪一处像是在衙门里的？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学生。”那妇人笑道：“我瞧就像是一位少爷，我们家就住在水车胡同三号，樊少爷没事，可以到我们家去坐坐。我姓沈，你到那儿找姓沈的就没错。”

说话时，那个唱大鼓的姑娘也走过来了。那妇人一见，问她道：“姑娘，怎么不唱了？”姑娘道：“二叔说，有了这位先生给的那样多钱，今天不干了，他要喝酒去。”说着，就站在那妇人身后，反过手去，拿了自己的辫梢到前面来，只是把手去抚弄。家树先见她唱大鼓的那种神气，就觉得不错，现在又见她含情脉脉，不带点些儿轻狂，风尘中有这样的人物，却是不可多得。因笑道：“原来你们都是一家人，倒很省事。你们为什么不上落子馆去唱？”那妇人叹了一口气道：“还不是为了穷啊！你瞧，我们姑娘穿这样一身衣服，怎样能到落子馆去？再说她二叔，又没个人缘儿，也找不着什么人帮忙。要像你这样的好人，一天遇得着一个，我们就够嚼谷的了，还敢望别的吗？樊少爷，你府上在哪儿？我们能去请安吗？”家树告诉了她地点，笑道：“那是我们亲戚家里。”一面说着话，一面就走出了外坛门。因

路上来往人多，不便和她母女说话，雇车先回去了。

到家之后，已经是黄昏时候了。家树用了一点茶水，他表兄陶伯和，就请他到饭厅里吃饭。陶伯和有一个五岁的小姐，一个三岁的少爷，另有保姆带着。夫妇两个，连同家树，席上只有三个座位。家树上坐，他夫妇两横头。陶太太一面吃饭，一面看着家树笑道：“这一晌子，表弟喜欢一人独游，很有趣吗？”家树道：“你二位都忙，我不好意思常要你们陪伴着，只好独游了。”伯和道：“今天在什么地方来？”家树道：“听戏。”陶太太望了他微笑，耳朵上坠的两片“翡翠秋叶”，打着脸上，摇摆不定，微微地摇了一摇头道：“不对吧。”说时，把手上拿着吃饭的牙筷子，反着在家树脸上轻戳了一下，笑道：“脸都晒得这样红，戏院子里，不能有这样厉害的太阳吧。”伯和也笑道：“据刘福说，你和天桥一个练把式的老头认识，那老头有一个姑娘。”家树笑道：“那是笑话了，难道我为了他有一个姑娘，才去和他交朋友不成？”陶太太道：“表弟倒真是平民化，不过这种走江湖的人，可是不能惹他们。你要交女朋友……”说到这里，将筷子头指了一指自己的鼻尖，笑道：“我有的是，可以和你介绍啊！”家树道：“表嫂说了这话好几次了，但是始终不曾和我介绍一个。”陶太太道：“你在家，我怎样给你介绍呢？必定要跟着我到北京饭店去，我才能给你介绍。”家树道：“我又不会跳舞，到了舞厅里，只管看人跳舞，自己坐在一边发呆，那是一点意思也没有。”陶太太笑道：“去一次两次，那是没有意思的。但是去得多了，认识了女朋友之后，你就觉得有意思了。无论如何，总比到天桥去坐在那又臊又臭的小茶馆里强的多。”家树道：“表嫂总疑心我到天桥去有什么意思，其实我不过去了两三回，要说他们练的那种把式，不能用走江湖的眼光看他们，实在有些本领。”伯和笑道：“不要提了，反正是过去的事。是江湖派也好，不是江湖派也好，他已远走高飞，和他辩论些什么？”

当下家树听了这话，忽然疑惑起来。关寿峰远走高飞，他何以知道？自己本想追问一句，一来这样追问，未免太关切了，二来怕是刘福报告的。这时刘福正站在旁边，伺候吃饭，追问出来，恐怕给刘福加罪，因此也就默然不说了。

平常吃过了晚饭，陶太太就要开始去忙着修饰的，因为上北京饭店跳舞，或者到真光、平安两电影院去看电影，都是这时候开始了。因此陶太太一放下筷子，就进上房内室去了。家树道：“表嫂忙着换衣服去了，看样子又要去跳舞。”伯和道：“今晚上我们一块儿去，好不好？”家树道：“我不去，我没有西服。”伯和道：“何必必要西服，穿漂亮一点的衣服就行了。”说到这里，笑了一笑。又道：“只要身上的衣服，穿得没有一点皱纹，头发梳得光光滑滑的，一样的可以博得女友的欢心。”家树笑道：“这样子说，不是女为悦己者容，倒是士为悦己者容了。”伯和道：“我们为悦己者容，你要知道，别人为讨我们的欢心，更要修饰啊。你不信，到跳舞场去看看，那些破装异服的女子，她为着什么？都是为了自己照镜子吗？”家树笑道：“你这话要少说，让表嫂听见了，就是一场交涉。”伯和道：“这话也不算侮辱啊！女子好修饰，也并不是一定有引诱男子的观念，不过是一点虚荣之心，

以为自己好看，可以让人羡慕，可以让人称赞。所以外国人男子对女子可以当面称许她美丽的。你表嫂在跳舞场里，若是有人称许她美丽，我不但不忌妒，还要很喜欢的。然而她未必有这个资格。”

两人说着话，也一面走着，踱到上房的客厅里来。只见中间圆桌上，放了一只四方的玻璃盒子，玻璃棱角上，都用五色印花绸来滚好，盒子里面，也是红绸铺的底。家树道：这是谁送给表兄一个银盾？盒子倒精致，银盾呢？里衔了半截雪茄，用嘴唇将雪茄掀动着，笑了一笑道：“你仔细看，这不是装银盾的盒子呀！”家树道：“果然不是，这盒子大而不高，而且盒托太矮，这是装什么用的呢？莫不是盛玉器的？”伯和笑道：“越猜越远。暂且不说，过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家树笑笑，也不再问，心想：我等等倒要看一个究竟，这玻璃盒子究竟装的是什么东西？……

不多大一会儿工夫，陶太太出来了。她穿了一件银灰色绸子的长衫，只好齐平膝盖，顺长衫的四周边沿，都镶了桃色的宽辫，辫子中间，有挑着蓝色的细花，和亮晶晶的水钻，她光了一截脖子，挂着一副珠圈，在素净中自然显出富丽来。家树还未曾开口，陶太太先笑道：“表弟！我这件衣服新做的，好不好？”家树道：“表嫂是讲究美术的人，自己计划着做出来的衣服，自然是好。”陶太太道：“我以为中国的绸料，做女子的衣服，最是好看。所以我做的衣服，无论是哪一季的，总以中国料子为主。就是鞋子，我也是如此，不主张那些印度缎、印度绸。”说时，把她的一条玉腿，抬了起来，踏在圆凳上。家树看时，白色的长丝袜，紧裹着大腿，脚上穿着一双银灰缎子的跳舞鞋。沿鞋口也是镶了细条红辫，红辫里依样有很细的水钻，射人的目光。横着脚背，有一条锁带，带子上横排着一路珠子，而鞋尖正中，还有一朵精致的蝴蝶，蝴蝶两只眼睛，却是两颗珠子。家树笑道：“这一双鞋，实在是太精致了，除非垫了地毯的地方，才可以下脚。若是随便的地下也去走，可就辱没了这双鞋了。”陶太太道：“北京人说，净手洗指甲，作鞋泥里踏，你没有听见说过吗？不要说这双鞋，就是装鞋的这一个玻璃盒子，也就很不错了。”说时，向桌上一指，家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样精致的东西，还是一只放鞋的盒子呢！

这时陶太太已穿了那鞋，正在光滑的地板上，带转带溜，只低了头去审查，不料家树却插问一句：“这样的鞋子要多少一双？”陶太太这才转过身来笑道：“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因为一家鞋店里和我认识，我介绍了他有两三千块钱生意，所以送我一双鞋，作为谢礼。”家树道：“两三千块吗？那有多少双鞋？”陶太太道：“不要说这种不见世面的话了，跳舞的鞋子，没有几块钱一双的。好一点，三四十块钱一双鞋，那是很平常的事，那不算什么。”家树道：“原来如此，像表嫂这一双鞋，就让珠子是假的，也应该值几十块钱了。”陶太太道：“小的珠子，是不值什么的，自然是真的。”家树笑道：表嫂穿了这样好的新衣，又穿了这样好鞋子，今天一定是要到北京饭店去跳舞的了。”陶太太道：“自然去。今天伯和去，你也去，我就趁着今晚朋友多的时候，给你介绍两位女朋友。”家树笑道：“我刚才和伯和说了，没有西装，我不去。”伯和道：“我也说了，没有西装不成问题，你何